

責任編輯：孫嘉萍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一日 星期日

號旗

著隱馬



無家裡突然發生白事，同一周內再發現另一家庭成員患上癌症，確診時已經到了末期。午飯時候他以宿命般口吻說：「大可能跟風水不好有關，讓他頭碰着黑。」我不懂風水命理，亦不相信這玩意，與其把精神時間投資在這個想法源自早前看過的一本書：日本作家島田洋七的作品《越老越快樂》，島田本名德永昭廣，是位漫才演員，漫才在內地叫相聲，相當於香港的棟篤笑。他最為中文世界讀者認識是暢銷系列《佐賀的超級阿嬤》。

作者的父親是在廣島原爆受輻射感染而死，自小與媽媽相依為命，在他小學二年級時媽媽為了工作，將他送到佐賀與外婆生活，外婆是赤貧家庭，但樂天知命，將生養的困境變成有趣的經歷，令他度過快樂童年。他將經歷寫成勵志作品一舉成名。

要把照顧工作視為例行公事的責任，免得出沉重的壓力，亦不要煞有介事，要以從容之心去面對，很多問題都可以解決。能夠以若無其事的態度去照顧人，讓人察覺不到的關懷才是真正的體貼。

試想一下如果有人打鑼擊鼓四處張揚，表示自己要去照顧別人。被照顧的你總不會視作「宗光榮開心事吧！」對沒有食物而煩惱的人說：「剩下這麼多，可否幫忙吃一點？」這樣說，別人容易接受。反之「我雖然肚子餓，給你一半吧！」不管肚子有多餓，相信沒有人會接受這份好意。

餵父母吃藥時，如果說「這個藥雖然貴，但我就是賣房子也要買來給你吃，吃了身體就會好」，老人家肯定聽出來這樣說，誰還吃得下？造成對方心理負擔的幫助，就不是真正的體貼了。

很多時候，我們對於減輕人家的身體病痛雖然使不上力，要照顧生病的顧別人。被照顧的你總不會視作「宗光榮開心事吧！」對沒有食物而煩惱的人說：「剩下這麼多，可否幫忙吃一點？」這樣說，別人容易接受。反之「我雖然肚子餓，給你一半吧！」不管肚子有多餓，相信沒有人會接受這份好意。

楊上的岳母，度過原本會拖垮家人的憂傷歲月。第二部分，是他設想自己步入老年後的人生，要怎樣才可享受「老」的訣竅。他透過照顧外母的生活，思考如何面對離自身已不遠的老日子。

他認為照顧別人的首要條件，就是不遠的年老日子。他透過照顧外母的生活，思考如何面對離自身已不遠的老日子。

東西走廊



美國最被痛恨的人

我任教的格林奈爾大學每年出版兩期校友雜誌，分別在春秋季面世，免費贈送給教授、學生和校友。這本雜誌在全美同類刊物中脫穎而出，曾經得過大獎，不僅裝幀精美，而且內容豐富多彩。除了學校的最新動向，如校長的報告、教授的陞遷、建築物的更迭等，還有不少有關歷史掌故的回憶文字和對世界大事的探討。今年秋季的一期就登載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題為《我和斯坦普》，作者山姆覃能豪斯(Sam Tanenhaus)是我校一九七七年畢業的校友，也是美國《紐約時報》書評專欄的編輯，他寫的人物更是鼎鼎大名：約翰錢伯斯(John Chambers)，美國斯坦普(S & P)的債務委員會主席，最近把美國的國債信用從AAA降為AA+的始作俑者，號稱「目前美國最被痛恨的人」。

覃能豪斯和錢伯斯是同級同學，又都是英文專業畢業的，當年志趣相投，畢業後聯繫緊密，知道不少好友鮮為人知的八卦。不過，這篇文章的最大看點，我覺得，卻是校友對於我校特有的教育方法和學習氛圍的回顧和評價。

今年八月斯坦普的評估一公布，世界股市動盪，美國總統發飆，普通民衆的退休金和股票帳戶大規模縮水。公衆的反應，除了質疑斯坦普的「計算方法」，更有人對錢伯斯進行人身攻擊。覃能豪斯就提到，錢伯斯「聲名大噪」之後，大眾媒體不遺餘力在報紙、電視裡對他進行「妖魔化」，還派記者駐守在他家門口，給他所有的鄰居打電話騷擾，更有一位攝影師四處盤旋，指望捕捉到他的「不軌」行爲。

因為錢伯斯從我校英文專業畢業後，又從哥倫比亞大學獲得英國文學碩士學位，輿論攻擊的一個方面就是：他根本沒上過美國知名的經濟學院，例如賓州大學的沃頓學校(Wharton)，憑什麼對美國經濟指手畫腳？

不然。覃能豪斯說，在格林奈爾大學，他們作為英文系學生掌握了兩項至為關鍵的技巧：細讀和寫作。在對彌爾頓、喬叟、愛略特的作品高談闊論時，他們學到的不僅是文學知識，而且養成了對一切文本和社會現象加以細讀的終身習慣，因為他們堅信如此方能發現真理。錢伯斯自稱高中畢業時他只是坎薩斯州小鎮來的一個「半文盲」，覃能豪斯說他在大學時代努力學習法文，鑽研後結構主義理論，最後能夠寫出有理有據、令人信服的文章；他寫的斯坦普報告，即使沒有受過經濟專業訓練的人也覺得條分縷析、言之成理。

覃能豪斯覺得最成功的英文專業學生和美國作家都來自中西部，例如海明威。回憶往事，他說，這裡無盡的玉米地其實正為學生提供了一個靜心讀書的世外桃源。那時的學習氛圍幾乎帶有「廟宇」中的清正嚴肅，每個人都堅信對自己的課業上心經地義。中西部人特有的禮貌和善意也保證了彼此之間的適當距離、人人對私密的無言尊重和對禮數的默默遵守。「雖然我們是那麼要好的朋友，但四年裡我從來沒有去敲過錢伯斯宿舍房間的門，」更不用說像紐約某記者那樣窮追不捨了。

讀完該文，我的感受一是我校畢業生真萬能：之前聽說過著名詩人赫昔(Edward Hirsch)在我校讀書時是棒球運動員，現在又有人英文專業畢業也能在金融界叱咤風雲，看來這裡的博雅教育的確有點道道。二來嘛，中西部小鎮的確是個修身養性的好地方。遠離都市的喧囂，守候心靈的寧靜，也是歷練、成才的有效途徑啊。

人生在線



別自比金子

唐登瓊

侄兒大學畢業一年了，期間跳了兩次槽，理由都是公司不適合自己發展。

「不安心工作怎麼會有發展？如果你是金子，到哪裡都能發光！」我父親很不滿意孫子跳來跳去，常常對他這樣訓話，可是效果甚微。

「是金子總會發光」，「是金子到哪裡都能發光」……這些格言不僅父親愛說，我們領導、以前的老師也經常掛在口裡。可是有一點他們忽視了，金子可以埋在地下一萬年，挖出來之後還是金子。人百年不到，就變成骨灰了，屆時如何發光發熱？所以人不能和金子比，假如你在走上社會後三十多年裡還沒有「發光」，這輩子基

本就過去了。

我們兄弟姐妹中除了我，工作單位大多不理想。當年大哥想辭職去北京北漂，小妹想下海做生意，父親都批評他們，認為他們浮躁。「守得雲開見月明，人都是熬出來的」。父親教導他們。然而，守着守着，大哥所在的工廠倒閉了，小妹的單位也破產了。經過幾年努力，大哥終於在一家文化公司坐穩了圖書編輯的職位，小妹開了家服裝店，日子也比以前好過了許多。可是他們都有共同的遺憾：歲月被蹉跎了。假如大哥早早北漂，或許現在已經是一名成功的書商或者優秀的記者、編輯，他在一個毫無希望的工廠白白耗到中年才出來，許多機會無疑喪失掉了。而小妹假如早幾年經商，現在估計已經有房有車了，不會剛剛才脫貧，至今還蜗居在六十平米的舊房子

裡。

「是金子總會發光」其實是一句心理學用語。對於年紀很大一無所成者，相信這樣一句話可以讓他們少一些怨天尤人。自己既然沒有發光，肯定就不是金子，沒必要抱怨命運不公，徒傷身體；而對於雖然努力奮鬥卻收穫寥寥的年輕人，「是金子總會發光」會讓他們增強信心，保持繼續努力的勇氣。

格言大多沒有錯，就看你怎麼理解了。如果將「是金子總會發光」理解成隨便在哪裡窩着都會成功，那麼陳景潤就會一直是個不合格的數學老師，劉儀偉就會一直是不出名的廚師。

你不是金子，你只有幾十年壽命，三四十年的奮鬥機會，所以你不能期待守得雲開見月明，你得積極地去找明月。

醃麻菜

飲食男女

朱秀坤

翌日傍晚，一盆麻菜已全部透味，我要炒麻菜了。生火，倒油，熗鍋，倒入薑末、蒜花，將滌去濁水細地切碎，那些野麻菜該

汁橫流，那些野麻菜該

的工廠回來，我和小女

一人拎了兩袋野麻菜。

辣味直衝腦門，嗆得我快要落淚。我不放棄，稍稍一歇，撒鹽，揉，拌，用力擠，它去，自生減吧。卻長得異常繁茂，每一根莖秆都伸展開來，墨綠色

的，荒草叢中的，磚頭縫裡的，犄角旮旯間的，則由

得熱鬧，又有幾分冷清。結籽了，比油菜籽更細更黑，榨出來的油——噴噴，香得不得了哎！告訴我的是

一位老農

想是嘗過的，他不會形容，但一聲「噴噴」

冬天的記憶

李成炎

往事鉤沉



冬天的記憶總是溫暖的。外面寒風呼嘯，一家人哪也不去，圍坐於火爐前，彼此緊緊地挨着，聊家常、吃零食、或安靜地看書，看書累了便把書暫且放在一旁，安靜地想一些過往的事情，如此的情境，每每想來總覺得是如此溫馨，令人充滿回味。

這樣的場景也容易讓人想起恬然適然的周作人，想起他筆下的一些文字。「如在江村小屋裡，靠玻璃窗，烘着白炭火鉢，喝清茶，同友人談話，那是頗愜快的事。」這樣的文字很容易讓人想到共鳴感，文字間更能讓人感受到一股閒看時間流逝之感。像這樣風格的文字在周作人的《知堂談吃》裡很容易找到。「喝茶當於瓦屋紙窗之下，清泉綠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飲，得半日之間，可抵十年的塵夢。喝茶之後，再去繼續各人的賈業，無論為名為利，都無不可，但偶然的片刻優遊亦斷不可。」這句話則顯得飽含哲理，有隱者的味道。得半日之間，可抵十年的塵夢。周作人的這句話，放在冬天的時光裡應該是最合適的了。想想寒冬時節，約上幾位好友或者與自己的至親安靜的坐下來，再泡一壺清茶，捧在手心，細細的品賞，不愧是一件很歡欣的事情。這樣的場景事過境遷之後回想起來，心底會感到很溫暖。

冬天是閑下來的季節。到了冬天，時光的腳步便開始慢下來。村裡的婦人圍坐於火爐前織毛衣。一邊織一邊聊着鄰里附近的家常，有時會炒一些豆子給娃娃吃。寒風呼嘯的日子，整個村莊裡的人彷彿都閒了下來。上了歲數的老人把自己裹得厚厚，兩隻手交叉着放在溫暖的袖管裡，緩緩地朝茶館走去。到了茶館則叫上一杯茶，安靜地坐在一個角落裡，看電視、發呆或者和幾個相同年紀的老人聊天。中年人則三五成群地聚集在一起，打牌或者商量着來年的出入。小孩子吃完早飯，擰起書包，見一家人窩在火爐旁烤火，就自己一個人揹着書包去讀書，顯得十分不情願，快出門時，忽然撇着嘴，誦出一句話：你們都在家裡玩，就我一個人去讀書，哼。大人們聽了都忍不住笑起來。

在暖而又夾雜着些許冷的回憶裡，冬天的記憶就這樣在眼前日漸清晰起來，彷彿讓人看到了過往的舊時光。

詩人濟慈故居行

王亞蘭

域外漫筆



二十五年的青春年華，他用生命、激情與熾熱之心，迸發出一首首為後人傳誦的詩篇，《秋頌》、《夜鶯頌》等，在《希臘古瓮頌》中，他寫下了「美即真，真即美」的傳世名句，他成為英國詩壇中最年輕的詩人之一，與拜倫、雪萊齊名為十九世紀浪漫派詩人的代表，他就是濟慈。北倫敦的濟慈故居，成為後人追思其生命、創作與愛情之地。

濟慈的故居位於漢姆斯特·希斯區(Hampstead Heath)，與城市中心相距僅數公里之遙，十九世紀初是一個城郊，文人詩客多在此落戶，被認為是遠離城市污染的一方淨土。筆者行走在高低坡連連的人行道上，欣賞隨處可見的參天大樹，直覺此處是寧靜的綠色地帶。

半坡中拐入「濟慈道」，步行不遠即有一道鐵門，入內便是濟慈的故居。偌大的前花園內擺放着兩張供遊客休息所用的長凳，已被遠道而來的美國「濟迷們」佔用，筆者打探當年濟慈在李樹下傾聽夜鶯的位置，方知故居的格局被徹底改變。昔日曾是兩幢半獨立式的二層樓的建築，靠北的房子面積稍大，由濟慈的朋友查理·道克居住；靠東的房子由查理·布朗租住，布朗是濟慈視之為兄長之人。一八三九年女影星伊莉莎·卓斯特買下整棟大宅，將之擴建並將一牆之隔的房子打通，成為一座獨立私宅。

從大廳的右側進入布朗於一八一五年租住的兩個客廳兼樓上的兩個睡房，濟慈的會客廳會是布朗的一個備用間，面積只有十二平米，當一八一八年十二月，布朗得知濟慈的小弟湯姆僅十九歲死於肺病；而較早時濟慈的大弟佐治移民美國，留下濟慈一身一人，便誠邀他搬到這裡，和自己合住。雖然濟慈在這裡居住的時間不到兩年，卻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地方，在詩歌創作上，他先後寫出了長詩《拉米亞》、《伊莎貝拉》等，著名的頌詩系列包括《夜鶯頌》、《希臘古瓮頌》、《秋頌》和《憂鬱頌》等，以及民歌體詩《無情的妖女》等詩作。

故居於二〇〇六年獲得「遺產六分彩基金」近五十萬英鎊的資助進行大面積修繕，這是自一九二〇年由當地政府買下該宅後最大規模的整修，於二〇〇九年重新對外開放。「前門」的高牆上依然懸掛着褪色的啡色圓匾：約翰·濟慈詩人曾在此居住 生於一七九五年 死於一八二一年。

參觀者從故居後門進入大廳，約五十平米的面積，當年曾是濟慈的女友范妮與她母親及弟妹四口之家的「兩個會客室」兼讀書室，現今劃出三分之一的面積作前台接待，其餘的空間用作展品陳列，左面擺放濟慈塑像；右面是一個大玻璃罩陳列，陳列濟慈當年會讀過的書籍，在莎士比亞的詩集上留下濟慈詩歌創作的草稿；此外，還陳列着世人難得一見的一枚深紫色的戒指，這是濟慈當年送給范妮的定情物。

從大廳的右側進入布朗於一八一五年租住的兩個客廳兼樓上的兩個睡房，濟慈的會客廳會是布朗的一個備用間，面積只有十二平米，當一八一八年十二月，布朗得知濟慈的小弟湯姆僅十九歲死於肺病；而較早時濟慈的大弟佐治移民美國，留下濟慈一身一人，便誠邀他搬到這裡，和自己合住。雖然濟慈在這裡居住的時間不到兩年，卻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地方，在詩歌創作上，他先後寫出了長詩《拉米亞》、《伊莎貝拉》等，著名的頌詩系列包括《夜鶯頌》、《希臘古瓮頌》、《秋頌》和《憂鬱頌》等，以及民歌體詩《無情的妖女》等詩作。

北倫敦濟慈故居

王亞蘭

